

史记菁华录

函一  
六册  
函

史記菁華錄

卷五

張釋之馮唐列傳

扁鵲倉公列傳

魏其武安侯列傳

李將軍列傳

匈奴列傳

衛霍列傳

司馬相如列傳

淮南列傳

昔人入賞為官宦  
乃益貧今人不宦  
則已宦則倍獲什  
伯而取償焉讀此  
傳及司馬長卿傳  
良足以見漢世之  
輕薄貨即猶有忠  
厚之意也

### 張釋之馮唐列傳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初敘得落落不

自得。與以訾為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

後對看。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以文帝之賢而猶是

釋之也。當其未遇時會。則一無中郎將袁盎知其賢。

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始請未授且召見之釋

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二

戒抑令今可施行也。此句導其於是釋之言秦漢之

問事。則前之所言為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

秦漢事亦多又注文帝稱善此篇數用久乃拜釋之

此句則其言愈紉是官之長乃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

爲謁者僕射蓋謁者令乃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

林尉諸禽獸簿因觀虎圈遂稽十餘問尉左右視盡

不能對實無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

甚悉長句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此後又着

出兩下神文帝曰吏不當若是耶尉無賴亦大見得

甚乃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令又在尉之上故釋

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發問妙從

出算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

利口者發亂是非之謂虎園嗇夫以禽獸薄為職掌奏對詳明洵為才吏豈得以利口斥之周勃不能對刑名錢穀猶謂別有主者上林尉豈得藉口于彼輩耶按張釋之始進即言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以此當上意後參乘徐行又問秦之敝具以實言蓋其胸中獨有一腔董薄從忘矯枉過正之旨故于不肯拜嗇夫處借事發

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按此二人作喻只取易見其本意不在此須分別觀之豈敢此嗇夫謀謀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以下移風易俗大主見然已離却來龍矣蓋如謂上林尉不能對者為有惻隱之實此固三尺童子所不許也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弊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拜一嗇夫有何奇正恐相煽成風耳此誠至論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此又統言之不文帝曰

揮痛言秦之敝尚  
文無實惻隱消亡  
誠救時之篤論而  
不惜以一夫之進  
退係天下之盛衰  
也須深觀其立意  
不當泥其言詞

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聖徐行問釋  
之秦之敝具以質言閭陵遲上崩之語默動于中至  
宮上拜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  
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  
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  
曰教兒子不謹細書此節見西京家法之嚴薄太后  
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  
之文帝賞釋之舊矣至是始云拜爲中大夫頃之至  
中郎將從行至霸陵漢帝立一年爲陵霸陵卽居北

文帝山陵以近灞水名之

漢承秦後陵寢威極前古文帝感釋之之言後遂成薄葬之令其所利益於當時者多矣文義與雍門鼓瑟相似而此更衷之以正也  
預發發塚之禍欲為石槨以銅之痴想亦哀思

臨○廁○是○時○慎○夫○人○從○人○邯鄲○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

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因懷

旋○念○死○別○因○念○死○別○遂○計○意○慘○悽○悲○懷○寫得最○顧○謂○入情

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斷○陳○蔡○漆○其○間○

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

者○雖○錮○南○山○猶○有○郤○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

何○戚○焉○數語大得黃老之精透極達極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

尉○後半篇○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

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頓重○釋○之○治○問○曰○縣○



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爲行已過卽出見乘輿車

騎卽走耳只是案牘供詞瑣屑明淨而簡廷尉奏當

當字與律相符之謂古漢人文字雖小處絕異于人一人犯蹕當罰金文帝怒曰兩

遂以爲成案字目特以怒字寫釋之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

執法不畏人主如貫珠而廷尉乃當之罰金語不

馬固不敗傷我乎三馬字而廷尉乃當之罰金完妙

蓋語不完而神情躍如若更足一釋之曰法者天子

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

民也法律名言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欲文勢

萬世不敝盡其意不免抑揚以今旣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

大畱語病

先正謂廷尉爭犯  
蹕事至云方其時  
使上立誅之則已  
啓人主憑怒妄殺  
之端若律之以宰  
我戰栗之言釋之  
自有餘愧但渠意  
徒欲歸重廷尉故  
云然蓋使上以意  
誅殺則非廷尉所  
與聞不然則有法  
在不容撓矣此與  
將在外君命有所  
不受同意不覺言  
之太烈斯輕重失  
宜耳勿以辭害意  
可也

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許大關係唯

陛下察之良久屢用良久久之其味深長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

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兩事連寫無一毫排比氣捕得文帝怒下

廷尉此先伏一怒字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

物者爲奏卽廷尉奏當釋之案律二句奏當弃市上

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

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其言與前

又不同看他怒是怒大釋之免冠頓首謝曰亦加法

如是足也意與前同而且罪等然以順逆爲差此順

罪等以順逆為差謂如兩人所犯之罪相等又當揆其情盜宗廟器物者尚無得罪於神靈其情順盜長陵坏土者直敢震驚乎體魄其情逆故同一盜而又當原情以差等重輕此制律之精意也雖然論情於方制律之時則可若律既畫一而又參之以情則舞文之吏可以意為輕者亦可以意為重而竒請他比將不勝言此條

差真得法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詞氣

家精意恭順假令愚民取長陵一坏土意謂發掘陵寢陛下

之至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重

如此得敬慎宗廟意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

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

下稱之此數語極濃郁中有極感慨在內蓋釋之以入貲為郎迴翔十年無所知名至是已脫穎

而出然必得動舊大臣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

延結而後天下稱之也病欲免去以劾不下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

二欲字寫意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如此補寫王生

例之所以日繁也  
論法者尚慎旃哉

小傳匪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提嘗召居廷中

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加老人字吾襪解顧

謂張廷尉爲我結襪此處似黃石釋之跪而結之既

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襪王

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

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此處又似侯生使跪結襪

欲以重之意殊淺陋蓋黃老之皮毛諸公聞之賢王

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王相猶

尙以前過也與景帝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

馮唐傳只論將一  
沒卓絕千古遂為  
立傳而當其白首  
郎署以前無可表  
見特將大父與父  
兩次遷徙寫出一  
種藹然忠孝家風  
便令人咀玩不已  
文章之神妙良非  
宋子京一流漫然  
刪潤自謂簡核者  
所能夢見也

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

仕有此子大為張廷尉壯色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

敘起無一閑字入他手則安陵人三字足矣須

思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

唐每言必稱先人故為中必伏此筆最有味

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

呼起妙以父老起以年九

十餘舉賢良收皆有線脉何自為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

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

閑閑漫語而代趙已事恰與馮公祖父關照無不入扣

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

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

語意深婉便知胸唐中有憂匈奴一事

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引入開而緊上曰。何以

唐曰。臣大父在趙時。言必稱先忠孝之意可掬為官卒將善李牧

臣父故為代相。必字字應還故妙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

此亦約舉其詞當時必更詳悉所以文帝深悅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

而搏髀曰。描寫深婉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

吾豈憂匈奴哉。凡史公描寫太息神情處必有遠致唐曰。主臣。惶懼之意以其

言直故以此二字先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

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正是聖主公奈何。眾辱我獨無間

處乎。其言如家人妙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

古人偶然酬對之  
文機局靈警照應  
精嚴雖使後人執  
管為之推敲盡日  
有不能及者如武  
侯隆中之對淮陰  
登壇之語及馮公  
凡段議論摘來使  
是絕妙古文晉唐  
以下嗣音寡矣文  
推兩漢豈虛語哉  
登壇語即淮陰本

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昂

凡敘事必當補者插  
入問答中要有健筆

上

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

頗李牧也

一步一  
深惋

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

此段洋洋纏纏文字  
抵過一篇極妙奏疏

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寡人制

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重  
此句

而奏之此非虛言也

一轉幹入大父言  
妙如聞其聲

臣大父言李

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

凡久屯之軍即有軍市  
百貨所集稅亦隨之

皆

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

此句意同前而  
專言賞賜是陪

筆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

傳請言項王之為人云云

漢初文法最苛功臣列侯所以鮮得自完馮公此論雖為魏尚言之實救時之良藥也至景武之間綱益密矣

三百乘。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詳寫李牧戰功所以極為飲動處定不可少。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憾遷之聽讒而并徵其所出與齊威王叱嗟而母婢也相似折筆生姿不可以為閑句。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是馮唐陳言根抵却轉得極便。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軍租為公費又別出私錢。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會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



史公論引之而再  
言其有味蓋所感  
者深矣

觀馮公論將之言  
殊有大臣識畧而  
不竟其用篇末累  
累綴言絕有慨想  
小情

甚眾以上言魏尚已事至此畧頓住不說完夫士卒  
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  
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冒功  
可縱妙在說得極辛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二語  
苦八情令人憤惋相匹言大將之賞有不行而文臣愚以為陛下法太  
吏之法則必用極偏枯可憾也遙接所殺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甚眾句坐  
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方實語正  
文千岩面回視前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只用  
萬壑矣只一句應文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悅是日二  
有餘味